

豫章叢書

第一〇七冊

王魏公集卷四

宋 王安禮 撰

劄子

論明堂配帝第一劄子

臣伏觀詔書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昊天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以臣所聞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園丘則徧及於天之羣神明堂則弗徧也祭上帝而已所謂上帝者則昊天上帝與五帝是也何以知之肆師之職旣曰類造上帝又曰封于大神則是以上帝兼及五帝故又以

大神別之也司服之職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若上帝專謂昊天上帝則何故不正
曰祀上帝又加以昊天者何也由此觀之則上帝之
不專爲昊天上帝明矣以周官一書考之其別於五
帝則稱昊天上帝其別於昊天上帝則稱五帝其合
昊天上帝與五帝而並則稱上帝前後參驗無一不
合於此者蓋自昔言禮者皆以明堂專祭五帝不及
昊天上帝康成之徒旣已乖謬厯代沿襲朝廷方欲
是正典禮以革前世之弊雖祀昊天上帝而今又悉
廢五帝之祀則是其失與前世等也記曰凡祭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接神之際其謹如此況於輕絕五帝之饗違經變古著一代非禮之舉失孰大焉方陛下祇畏天戒此事尤宜加審伏望聖慈以臣所言廣延博聞彊識之士更賜論議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日曾論列明堂配帝事竊聞禮官所定有與臣言不同者朝廷已從其議緣臣所陳並因周禮正經前後參驗皆有稽據不知禮官復用何說欲變易此論伏以陛下講希闕之典追合先王宗祀嚴配之意此甚盛典莫大之事也今欲除前世久行之饗必須

當義中禮然後上帝居歆神罔恫怨理或失安悔將何及此臣所以夙夜惓惓忘冒昧之誅不能自己者伏望聖慈以臣所論付兩制近臣與太常禮官令以所見異同各據經旨具議狀聞奏陛下擇其可否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近因請對曾再論列配帝事伏聞聖論臣以迫於日昨未盡所陳今輒敢援引古義薦瀆宸聽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壇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蓋

大旅上帝者以上帝兼昊天故下文以五帝別之則
掌次所謂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者專爲五帝而
言也類造上帝者以上帝兼五帝故下文以大神別
之則肆師所謂封者專爲昊天而言也掌次設文正
與肆師互相發明則上帝兼昊天與五帝尤爲明白
矣其謂之昊天上帝者何也夏曰昊天氣之主也而
所御者萬物相見之事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
乎離又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蓋
帝體物者也萬物皆相見而帝亦於是與萬物相見
故兆昊天於南郊以禋祀祀之也其謂之大神者何

也神之爲神無乎不在在地則維嶽降神田祖有神
之類是也在人則乃聖乃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之
類是也在鬼則神保是饗神具醉止之類是也此以
道言之也地則謂之示人則謂之鬼唯天則謂之神
者此以禮言之也禮者我無加損焉正其名而已矣
故周禮一書在天者皆謂之神唯昊天則謂之大神
若地示人鬼則無有謂之神者蓋以正名爲書則不
得不爾雖與他經所稱不同其理一也故其稱昊天
上帝也五帝也亦各正其名而已至於郊祀國祀之
說臣已粗陳太略矣臣智識淺昧學術無取被蒙聖

間不敢不盡其說干冒天威死有餘恐惟陛下斷其
可否不勝大幸取進止

論河東將校功賞第一劄子

臣勘會宣撫司昨指揮本路領兵入界至囉兀城與
种諤會合仍令修列堡障創置四寨許成吉等既至
會合處道上亦不曾遇大敵只是捕斬老小驅掠牛
羊蓋乘西人不備遂到彼處至于修置堡寨騷動一
路致西人將引重兵攻剽爭奪方知向去不能守禦
朝廷必已詳知事實今來論功行賞不自朝廷宣撫
司又不待經略逐司次第保明只據當時諸處供到

草狀一面超轉官資除授差遺至如都鈐轄通事舍人乃是朝廷謹選之官今來只用宣撫司劄子並已除授宣撫司指揮本司令限劄子到便起文請受稱呼新官自得指揮以來外人議論紛紜不唯差次等第未得平允兼以謂今來除授乃是宣撫司以昨來出兵絕無成效超越除拜無以慰塞輿論臣竊觀自古用兵委用將帥未有今日之事向使宣撫司所任將佐皆能摧堅破敵開拓疆境合得上件爵賞至于近上官職亦須奏請朝廷乞降恩命況今來只以將士深入不測之境暴露日久須合酬其勞苦宣撫司

自當詳悉差次輕重何以遽然如此輕授致駭物聽
自昔人臣得專封拜非治平得已之事也臣被命守
邊所見如此不敢默默非不知宣撫司指揮奉行不
疑可以無咎重念臣曾備位政府國家安危臣實與
其休戚今若共行此事依違不言不惟臣私義不安
大懼有累朝政伏望朝廷將昨來得功將士除將校
蕃官已依宣撫司劄子指揮施行更不重定外其將
官使臣轉官差遣並令中書密院或專委官重別裁
定所貴不僭稍全國體取進止

論河東將校功賞第二劄子

臣勘會鄜延路將佐所得功賞臣不見得逐人功狀
次第所有本路將官使臣等略具不均人數在前檢
會元初論列宣撫司功賞未得平允及將近上官職
差遣一面除授又不依應得先降行軍賞格今准聖
旨令臣密切別定酬獎等第開析聞奏緣本路得功
賞將佐並係臣統屬若將宣撫司所得爵賞令臣增
減實于事體不便兼臣元奏候宣撫司降到勅告未
敢給付後來宣撫司並已一面給與逐人尋已申奏
訖必恐令本司難議却行追奪朝廷如欲賞必當功
以杜濫恩之漸乞將昨來將佐功狀付不干礙官司

依行軍賞格定奪合得官職圖奏若必以將士深入
賊境與尋常陣敵不同則乞于賞格上量功狀輕重
特賜推恩所貴賞不虛受人自知勸取進止

貼黃

臣所乞付不干礙官司定奪蓋爲臣從初論列此
事其將佐又皆在臣部下若只用臣裁定追奪恩
命於緩急指授之間恐生疑間却于人情事體不
便如朝廷以地遠難于會問取索只乞付本路監
司令依公定奪伏望聖慈詳察實非避事今來臣
開析功賞不均只是准密院劄子內開坐原奏人

王勃公集卷四
數日近又准宣撫司送到曹偃等二月一日修寨處得功將佐宣劄等臣未敢給付乞早賜取索定奪

進策題劄子

臣近蒙宣諭學校策義令檢閱故事綴緝成文臣牽彊累日僅就篇次大懼詞學淺陋違失睿意今具進呈伏乞宸翰深賜竄改或可施用取進止臣近奉手詔令臣更擬策問五首臣學不足以通古今之宜文不足以達事物之理夙夜勉彊仰塞睿旨今已撰到五首謹親書進呈伏望聖慈裁擇刊改取進止

元豐五年殿試進士策問

朕聞動民不以言效上擬於令三代之王也正心誠意出於衽席之上移風易俗至於江漢萬里之遠是以德產茂遂歡欣交通伊古以來號爲極治朕承祖宗之休帝有天下夙興夜寐期底治寧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有明目達聰之意而壅於上聞責實循名而樂事勸功之效未著信賞必罰而濫官慢令之習不除任職多素餐之人居位鮮自公之士廉義忠直見譏於時諛汙私邪以黨相尙歷年於此未就平成豈朕之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歟將至治

昧先後之理而無其序歟抑習俗之弊可以久成難以速化歟稽往古而不泥施來今而可行子大夫宜有志焉其著于篇

朕聞爲君之難莫難於知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聯事合治不可一日闕其官居位任職不可一日非其人苟無知人之術則中無凝止而姦言並至嘗試之說滋起矣用之如轉石之速或未盡於人材去之如拔山之難將有窒於賢路擇士以言則能言者未必能行選衆以行則有始者未必有卒以貌則聰明者有守之以愚以事則就義者或去之若熟察之以聲

聞則忠正之士以剛直而陷求全之毀考之以薦論
則闕茸之人以閹閹而致不虞之譽然則知人之道
果何以哉堯知人以九德別弊吏以六計魏晉有中
正之官九品之制至唐又考以二十七最凡此類者
施之於今足以盡知人之術歟抑非歟予大夫其詳
言之

朕聞先王之治天下也感人以心而人無不化動人
以行而人無不隨故文王之陟降庭止則在位者自
公退食無私交之行不遑暇食則從政者莫或遑息
無斯須之安及其久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上自使

臣之賢而下至征夫之賤內外不形慘悴之色非特將帥之忠而有見於僕夫之職君臣上下憂勤百爲休戚一體此先王所以德日起而大有功也朕慕慕焉夙興夜寐正心誠意以躬率在位然而下之隨上曾未足以庶幾先王之治不識何道而能致先王之盛乎予大夫事變之所更者多則義理之所閱者博耳目之所接者廣則志慮之所及者遠予大夫其精究而詳言之

朕聞邊騎之爲中國患其來尙矣自昔將帥謀謨之臣如韓安國王恢賈誼董仲舒晁錯陸贄之徒或欲